

星期文库

“苏海”之中探诗画之四

一竹牵出半生情

刘悦蕾

苏轼画墨竹的技艺师从于文同。文同,字与可,人称石室先生,是苏轼的从表兄,年长其19岁。他也是朝廷官员,一度 and 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同一个机构供职,工作之余一心研究墨竹画法,创立湖州竹派,发明了浓墨为面、淡墨为背的竹叶画法。最初是苏洵欣赏文同的墨竹,上门求画,后来苏轼才逐渐与文同交往,跟他学画。

能把恃才傲物的苏轼变成“迷弟”的人,必有过人之处,苏轼对文同的品性及才华极尽推崇:“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在苏轼眼中,文同浑身上下都是优点,还将这些优点做了优先级排序,依次是品德、文章、诗词、书法、绘画。以德为先,是儒家教育最重要的观点,然后再谈趣味相投的事。苏轼将文同视为知己,最看重的便是他的人品。

苏轼屡屡在文同的画上题诗,盛赞其画工不凡,“与可画竹时,见物不见人”“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诗、文、书、画,文人造诣的四个象限里,苏轼唯画竹不如文同,于是虚心求教,补齐短板,“吾为竹尽得与可之法”。

“格物致知”这种中国传统哲学的探索方法,对绘画领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苏轼苏辙兄弟对文同的墨竹技法给予十分形象的比喻。苏辙作《墨竹赋》,以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来与文同画竹进行对比,苏轼则形容其“必先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苏、文二人经常在一起搞创作,文同画竹,苏轼题跋。这种组合给收藏文同墨竹的藏家们提供了一种便利的鉴定方法,“当今好事家多藏文竹。观者每以东坡题识定真伪,此卷字画两优,为真无疑”。赵孟頫的亲家石岩在鉴定文同墨竹时就曾明确指出,当时多数人是通过鉴定苏轼在画上题跋的真伪来间接确定文同画的真伪。

在苏轼眼中,这位仁兄始终是“诗在口,竹在手”的造型。文同离世七年后,苏轼在其《墨竹图》上作跋,依旧充满哀思:

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既没七年,睹其遗迹而作是诗。

笔与子皆逝,诗今谁为新。空遗运斤质,却吊断弦人。

湖州竹派因文同而起,因苏轼而兴,对金代王庭筠父子、元代李衍及赵孟頫等诸多画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苏轼与文同亦师亦友亦兄弟的故事,也成了画坛的千古佳话。

它是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静待来年春风再度唤醒新生。

今天,我站在秋天回望秋天。岁月缓缓向前流动,身边人事悄然变迁,故乡的小院、儿时的嬉戏、少年的心事、成长的烦恼与行囊,都已经封存在流逝的时光里。可只要秋风拂过面颊,只要抬头望见那片广阔明净的天空,尘封的记忆便瞬间苏醒,心底涌起一阵柔软的惦念。最忆是秋天,忆天高云淡,落叶翩跹;忆烟火寻常,暖意绵长;忆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再也回不去的往昔。我们在秋天感念曾经,也在秋天期许来日。回望过往不是沉溺于逝去,而是捡拾时光馈赠的温柔与力量。感念秋光,铭记温情,让我们带着岁月赋予的通透与暖意,从容奔赴往后每一个不一样的四季。



●老树画画

彼岸花开

老 树

此地秋风渐渐起,据说彼岸花正开。欲问彼岸怎么样?惜乎去者不归来。

最忆是秋天

朱志刚

顶袅袅升腾。秋日农家餐桌,是大地慷慨的馈赠。地里收获的红薯、玉米上锅蒸熟,热气氤氲,剥开外皮便是满口软糯香甜。刚采摘回来的豆角、丝瓜、茄子,还沾着新鲜泥土气息。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灯下闲话家常,窗外秋风习习,屋内笑语融融。那时尚不知何为离愁,只晓得秋天代表丰收,代表安稳,代表亲人相守的岁岁安然。故乡这些质朴温热的烟火片段,历经岁月淘洗,已幻化为每一个秋天里挥之不去的念想。

长大之后,我奔赴四方,见识过许许多多别处的秋天。离开故土,为生计奔波辗转,我看过深山层林尽染,红叶如火;看过河畔秋水澄明,残荷临风摇曳;也看过都市公园银杏铺金,游人驻足流连。各地秋景各有风姿,可心底总觉得缺了故土独有的味道。在游子心中,城市的秋纵然美不胜收,却少了老院枣树,少了袅袅炊烟,少了亲人守候身旁的那份踏实安稳。每当秋风再起,思念便漫过心的堤岸。原来我们眷恋秋天,怀念的不只是季节风景,而是再也回不去的青葱岁月,是曾经一同沐浴秋风的至亲故人。

我常常在秋夜仰望明月。秋日月色格外皎洁明净,月光如水倾泻大地。秋虫在草丛间浅吟低鸣,清辉遍洒,万籁归于安宁。皓月当空,最易牵动乡愁。无论身在天涯海角,同一轮秋月,既照过故乡的小院,也照见漂泊异乡的旅人。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对月抒怀,写下无数动人的秋夜篇章。很多文学笔墨偏爱渲染秋的萧瑟悲凉,感叹草木零落、年华飞逝。而在我看来,秋从来不是悲伤的代名词。凋零不等于毁灭,而是生命的轮回;收敛不等于消沉,而是在沉淀蓄力。春天播种希望,夏天奋力生长,秋天收获果实。人生无法永远繁花似锦,学会在沉静之中积蓄向上的力量,亦是一种生命智慧。秋叶飘落不是生命终结,

裁缝铺转悠,向人家讨来边角料,以备使用。

女生爱美,常老师打补丁缝衣服时,会在补丁处绣上小花小草,既遮蔽了补丁,又装饰了衣服,心思缜密的女孩子都夸常老师的手艺好。

有一次,同学李小艾的新书包划

会绣花 的常老师

天 蓝 蓝

了一道长口子,她心疼得哭鼻子。常老师花了一晚上工夫,不光绣上了好看的花,还绣了两个字:奋斗!李小艾左看右看,眼里满含欣喜与感激,说:“太美了!比俺娘补得还好!”

常老师还是个业余木匠。我们的课桌板凳坏了,他会从办公室的工具箱里拿来锤子、钉子、木条,修好它。

四季辗转轮回,春有繁花灼灼,夏有草木葱茏,冬有雪花簌簌飞扬。于我心底,最难以释怀的始终是秋天。秋天没有春日的急切张扬,一朝风起,便是花开花落;也不似盛夏那般热烈喧嚣,扑面而来,让人无从招架。它沉静、诚实、敦厚而温和,又自带一层淡淡的怀旧底色。每到九月,当晚风褪去残余暑气,空气中漫开清浅凉意,那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往事,便伴随着秋叶缓缓飘落,轻轻叩响记忆的扉。最忆是秋天,忆的是天高云淡的风物景致,忆的是烟火人间的脉脉温情,更忆光阴缝隙里,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旧日时光。

北方的秋,总是来得干脆利落。几场雨过后,盛夏的燥热便在不知不觉间消散殆尽。天空被雨水洗得澄澈辽远,明净透亮,懒散的云朵悠然浮在天际,不复夏日云层堆叠翻涌的模样。阳光也变得柔和起来,从容洒落大地,拂过肩头,温而不闷,暖而不燥。近些年,我习惯了秋日午后漫步于这个城市的街巷。抬眼望去,白蜡、国槐、法桐的树叶渐渐褪去浓绿,晕染出浅黄与金褐,深浅交织,铺展成层次丰盈的自然画卷。偶有泛黄的叶片盘旋飘零,落在人行道上,脚踩上去发出细碎沙沙的声响。面对叶落,我并无古代文人悲秋的凄怆,反倒生出一份从容与释然。草木历经春夏蓬勃生长,坦然走向凋零,并非生命的落幕,而是回归大地的决绝。

我的秋之记忆,始于故乡的小院。年少岁月里,故乡的秋天盛满朴素烟火。刚入农历八月,院内果树便酝酿着成熟的喜悦。院子中央的枣树缀满一串串通红的枣子,秋风掠过,几枚枣子“咚咚”坠落在泥土之上。枣子熟了,大人们搬来木凳,手执长竹竿轻敲枝头,枣子裹挟着叶片噼里啪啦落下来。我们小孩子蹲在地上,欢欢喜喜地把果实捡拾进二姐用柳条编的小篮子里。刚落地的红枣脆嫩甘甜,还留存着秋日阳光的温度。

故乡秋日的黄昏,自有动人模样。夕阳缓缓沉落,将天边晕染成橘红、浅紫与熔金交织的色彩。晚霞铺展开来,光影洒满尽是秋粮的庭院。炊烟裹挟着饭菜香气,从家家户户屋

我的初三是在离家十多里地的镇子上的,班主任是常学达老师。他总是笑哈哈的,从没见他发脾气训人。不管有没有他的课,常老师都在教室与宿舍间转来转去,帮大家解决各种困难,我们都称他“菩萨老师”。

常老师会做针线活。有同学不小心划破了衣服,又没有针线包,也不会缝衣服,就去找常老师。他拿出随身带着的针线包,戴上老花镜,穿针引线,俯下身把口子缝上。边缝边和同学拉家常,学习情况如何?有什么困难没有?他眼里透出和暖的光,我们反而背地里说他“婆婆妈妈”。他的活儿做得好,针脚细密、熨帖,甚至看不出缝补过的痕迹。

如果划的口子大了,就要打补丁。常老师会回家,翻找出对应颜色的布料,把口子补上。听他的爱人鲁老师讲,常老师平时常到学校门口的